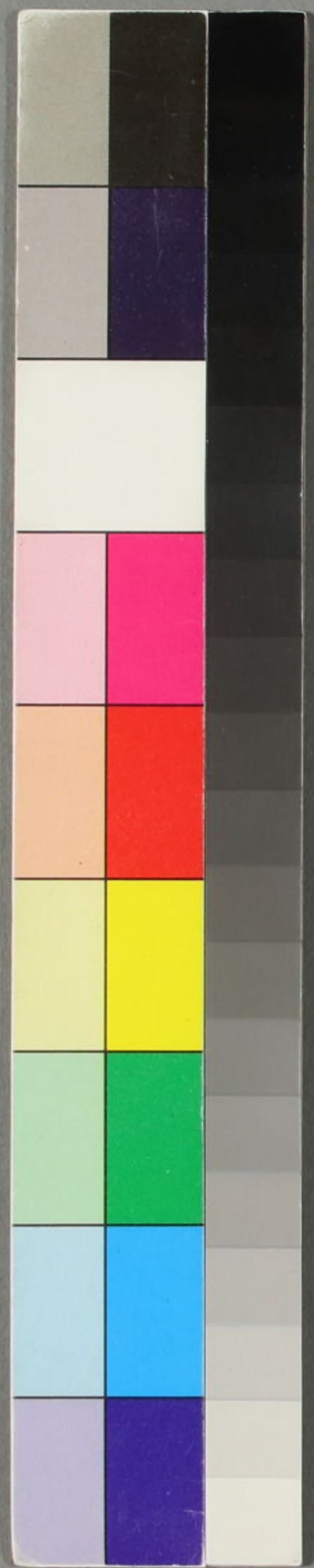


論語釋解

九

□ 12  
917  
12





論語釋解卷之九



夫十亦味在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茶學

陽貨第十七

此篇言小人亦有可以成君子而彼徒以其美資用之道聽塗說是以不能免為小人也君子則既以好學又力躬踐此其所以與鄉愿鄙夫大異之別也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

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事更詳於孟子釋解亟者未及見彼之定而更見其出此之稱也

陽貨謀作亂於魯而以夫子為四方所尊敬因欲見以同其謀而夫子惡其人有不軌之謀故不見陽貨因歸孔子蒸豚蓋欲因其來拜而要致之也夫子亦知其意而不往拜則惡其失禮是以遂使人覘之候陽貨他適之時而以往拜之不意相遇於其中途不得復避去而遂與之言也陽貨欲以

仁知之說動夫子之志以使與己故先發之蓋欲得夫子之重以濟其事立其名也懷其實而迷其邦者言夫子所懷三代之道若發之以表見則斯邦之人必不至蒙昧錯乖以迷其方矣夫子擇君不仕則邦人何所憑賴陽貨以謂如此不可謂之仁也曰不可者陽貨自為答辭也好從事而亟失時者夫子數仕君者欲從事其政以仁斯人也而譬如衛靈問陳則行魯祭不致膳俎則去之類並皆其亟也夫子能忍之須臾則其事得達而其道又伸矣而夫子不能忍之是亟失時也陽貨以謂

如此不可謂之知也。曰不可者，陽貨復自爲答辭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去留則我衰老之至，瞬息閒耳。夫子今不改其操，則將必悔之他日。此蓋陽貨不能知君子之義，嘗以其小知揆夫子行事，皆似不合，故其所設辭爲發之。而夫子亟仕，去別自有深意，非陽貨輩所得知之也。而陽貨固非可共語之人也。故姑漫應曰：吾將仕矣。如其亟仕亟去之旨，又詳於此篇後數條之中。此篇首置此章，又名篇以陽貨乃以是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已下三章，乃以見夫子欲興教化主意之所在者。而此章明道爲斯民固有之物也。性者，其中之疊々者，常與天道相成，以生于心者也。此蓋有人見衆人氣習不同，至反異者，殆若天淵，而因疑人性本各不同也。夫子因舉衆人行事氣象有相近者，有相遠者，以喻天下之人性皆同者也。蓋民之爲性，雖亦因有天資上下之別，而其中疊々常與天道相成，以生者本同，是以其行事氣象有相近之迹也。又有從習熟而性受之變化者，於是又有其行事氣象相遠，殆若天淵也。然至於舉相近者，

以喻之則夫天下之人性皆同者不復容疑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移者謂物見其漸行易其始所正也

此因前章言習字遂以明教化之所漸入也曰唯者蓋以見其他皆可以所習而移也上知者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其知皆發之天性至明內徹不受物昏雖以居惡俗或與惡人相處終無所移易而其明自如也下愚者如桀紂盜跖是也其愚皆初錮之血氣至昏極蔽常自執迷雖自知其不善而不能回改乃雖以居善邦或與賢良相處終無所移易而其闇自如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武城魯地襄公十九年武城武地備莒也哀公八年吳伐魯克武城蓋魯邊小邑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道者乃天命行乎人之迹聖人知而立之作詩樂以寓其道而教民日習以成之其性是故所謂道乃亦指詩三百所教之文也

此章明教之不可不重也子游為武城宰之時夫子會之其地偶聞其邑民舍有弦歌之聲而心知子游之所教也所弦歌蓋詩三百子游之意欲以此道民之德性以成風俗之美也夫子嘗言道之

以德又曰興乎詩則雖令夫子興詩樂以教斯民亦正如子游所為耳然而詩樂之設所以風邦國而一民俗之具也今武城之於魯僅居百一則子游教以此者豈非類大小不得其當者乎夫子所以莞爾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君子而學道則自起其心以趨於愛人小人而學道則自勉其身以趨於役使此教之不可不重也子游嘗聞斯義於夫子是以其宰武城設絃歌之教而今者夫子之語意頗似謂不當者因自陳前聞以質其所疑而夫子其實喜子游之興教而非謂之不當恐從行二

三門人亦因聞前言生疑惑故曰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

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公山弗擾字子洩與侯犯皆陽虎之黨相與謀季氏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與仲梁懷弗與遂與有隙及桓子與仲梁懷行東野陽虎與弗擾謀遂囚之既與盟而後釋之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事敗虎出奔弗擾以費叛召夫子時夫子猶未宰中都也聞弗擾之召欲往者蓋弗擾雖有稱兵之罪而其實叛季氏不叛魯且魯唯三家強僭故大義難明國不可為今公山弗擾召夫子者其志亦可以見者故夫子欲往輔其事也

此以下三章專為陽貨謂夫子亟者辨其義因以

見夫子欲興教化之志切也子路嘗言君臣之義

如何其廢之、蓋惡其爲季氏之臣而叛之、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言夫子素有欲之、其所召而以輔之之志、然何必如公山氏叛君者、而欲往乎、且未言之字、而可也、子曰、以下、夫子因自明其欲往之意也、夫召我者豈徒哉、言彼已召我者也、豈徒召而已哉、我往則彼其必能用我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吾如遇有用我者、則吾所輔爲其必使夫道之衰者復興、如西周已微而東周復興、故曰爲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章乃明陽貨所謂仁者、其義大與夫子言仁者異也、陽貨曰、邦、夫子曰、天下、大小己不同、陽貨以爲道別有物、而夫子獨知之矣、故稱之曰、懷寶迷其邦、故以發顯呈露爲其仁、又以忍小而逮時爲其知、此其所以貪功強爲肆行無忌、而千古流逆惡之名矣、殊不知道本無二、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豈別有物哉、何以發顯何以呈露、知亦非強求詭會之謂也、但當自勉求夫、所以不失之與、所以立

者則二者自有乎其中矣故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者言己能肅恭小心翼翼則人之望其德儼平常與夫道俱苟與夫道俱則民無所加其侮慢矣寬則得衆者言己能恢弘其懷而以寬容物則小大賢愚皆樂適己則衆心歸焉信則人任焉者言己能其所言即其所必行其所不言即其所必不行終始有恒明闇無爽則人皆謂其可託賴而必受之委任焉敏則有功者言己能不懈以從事則無事不成成則是有功矣惠則足以使人者己能體察民隱而以惠恤之則民必應之

以不欺乃足以使人代己之所為矣不則使人代反壞其事此所以足不足為言之旨也而君子能行此五者於其身而其至誠之所達感動天下者則為仁矣而如陽貨所謂者豈足與比擬哉

○佛盼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盼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盼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中牟趙氏邑也據邑叛趙鞅也時晉定公十五年趙鞅責衛貢五百家于邯鄲大夫趙午遂殺之大夫士吉射與荀寅救之相攻春秋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



于朝歌以叛是也佛盼據中牟正當此時而夫子則此時又方去魯居衛佛盼使人來召欲往輔之也堅者彼中有所持而難奪取之稱也磨解見前磷者因磨以見其物厚之所減之稱也白者彩也涅可以染卑者黑汁也縹黑色也匏亦瓜屬故曰匏瓜詩邶風云匏有苦葉則匏葉蓋古人採之充食品而其新葉不苦故葉味苦故曰有苦葉也據此匏者人雖食其葉而不食其瓜至秋後其瓜獨纍然繫於空莖之上矣故曰繫而不食也

此章事與前公山弗擾之事相類而夫子自明其欲往之旨尤詳乃以見夫子固汲々乎欲得所仕而以行其道也佛盼亦惡趙鞅之強橫而以叛之者正與公山弗擾叛於季孫意同張公室翦強臣正國是明倫宜正在是時夫子是以欲往也子路

乃守常執節之士未能達處變為大之義故執所嘗聞請教也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其國君親於其身之所行嘗為不善者君子汚之不肯入其國也曰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夫子前日所言豈不有彼乎今佛盼以中牟畔其主趙鞅此豈非親於其身為不善者乎而子今欲往從之者豈欲身汚不善乎不欲斥言其非故曰如之何也曰然有是言者言吾嘗有是言實如子路所云也然彼亦明其不可入輔其不善者而非謂不可足踐其地也今因更為明所以云不可入之義

因舉堅白之義也言今有物磨而不磷豈不謂之  
日堅乎今有物涅而不緇豈不謂之日白乎然則  
雖入其國而不為其不善所汚者豈又不謂之日  
君子乎吾豈匏瓜也哉言夫子門人率皆得其所  
仕而去獨夫子未得其所仕而棲遲淹滯子路輩  
豈謂夫子但有其物不得其施用如匏瓜而可能  
安於夫繫而不食者乎蓋以見夫子亦未嘗不欲  
得所仕也又以見前陽貨勸仕之言其實由不知  
夫子者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

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愚者當聽之於人而自以  
為智者之稱蕩者物之往不定乎其所左之稱賊者  
奪物於其所之之稱絞者物以其操切急逼而中間  
不復容他之稱亂者使物皆失其位當之稱  
狂者進取妄驟而莫知其當止者之稱也

此以下五章皆尚學之旨而此章又以示陽貨之  
所稱仁知者其意全蔽於愚蕩而如子路拘於君  
子不入之言者乃亦好直而蔽於絞者也六言者  
仁知信直勇剛是也六蔽者愚蕩賊絞亂狂是也  
蓋道者合天地之中而總衆庶之性命先王禮

樂以文章之，以義明之。學者學其所，章明者也。是故仁知信直勇剛六言，亦貴其與道合者，而不貴與道離者。此夫子之所以於好六言，必又貴於好學之旨也。若夫與道離則雖好仁，而狗愛凶義，凶義則無益於人，故曰其蔽也愚。雖好知，索隱棄常，棄常則流于無方，故曰其蔽也蕩。如陽虎云懷寶，云亟失時者，即亦坐於此二蔽之見也。好信之蔽，賊者乃行必信言必果之屬，而亦皆鄉愿德之賊者也。絞亂者秦伯篇云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者，與此同，而解已詳于彼。如子路不量夫子

之必不為不義汚者，亦絞之類者也。好剛之蔽，狂者強執勁挺，而不肯屈撓者，以其專剛外故其蔽必之進取無知其當止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小子者，謂侍坐童子及門人少年者也。與者，與於道，即謂起從事於道之心。觀者，謂通覽以察其物也。  
 此章因前章有好學戒弊之言，先明詩不可不以學之義也。小子何莫學夫詩者，蓋童子年少輩，不能知詩教之有益於人，是以或不欲其學，而動請以他業。夫子因詰其不學之意，且告以其所大益。

者以使其必學之也。大抵人未從學也，聞道率皆羞作畏縮，及學詩而後知道之不可不從事者也。故曰：可以興詩者，民情之所止，觀其所聚，天地萬物之情可觀者，是事之定理也。故達詩者以知民情之常，而以揆度之，則其情偽可無逃隱。如夫子知陽虎，乃亦以此觀者也。故曰：可以觀，以詩之所志為己之所志，而以出與人交，則其所好惡美醜，可以與衆人不畔矣。故曰：可以羣。小人有所不得，則怨咨，然其言一主己私，人或以此反尤之。如學詩既明，知事理之當否，據民義之公正，及遇其不

公正者，然後怨之，人皆是其所怨之言矣。故曰：可以怨矣。是故不學詩，則言皆與世情悖。學詩則道皆與世情合，以之行己，則固陋自是之心除，而恭儉遜讓之善出焉。是故詩之所言，中和之則也。且其言多文，其物多比，以其無所指的指也。其義所該甚廣，亦在人所用之耳。故於入而以約其義，而以言之乎通，則乃事父之道也。於出而以約其義，而以言之乎遠，則乃事君之道也。故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凡詩之所尚，其教者上五者盡之矣。而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童蒙輩恐未遽知

上五者之益也雖然亦能學之則更又有斯識名之一益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單言詩則一篇數章亦得稱之詩曰周南召南則總其全什而稱之而與風雅頌三者相對企立稱故其所指言兼涉樂風之義學者不可不詳也周南召南者詩三百之首也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周道行於天下之本也昔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命夔作樂南乃樂之始也合其二始以冠三百篇之首者存其本始也周南全篇專陳求配命以修德之旨召南全篇專述勤禮務義之旨而二者相待猶車左右輪故曰周南召南也又合論二南大意蓋明君子與小人本無甚異之義此乃古人設此入德之門以導後進者也牆面者謂設牆於所面之前也正者不邪也牆於面而不邪者言不得見之甚也立者即不得進其步之義也

此章亦興乎詩之義也夫子欲伯魚必先學二南者二南可以入德也不學二南則以君子之道為不可及之道是猶正牆面而立故學去面牆即可

以幾於興矣此乃編者相次置之旨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云者謂古人常屢云也玉帛者聘幣所用鐘鼓者合樂所用  
此章以明禮樂之所為要且以補前二章言詩樂之餘旨也蓋禮以明義倫理庶物為其所貴樂者以繼人志成順德為其所貴而淺人或聞禮云樂云則以謂玉帛鐘鼓之云也夫玉帛鐘鼓何貴重

之有，何不思深求，以得諸其本乎？又據夫子此訓，後世言樂者，徒以鐘律真偽論之者，亦可以見其淺陋，失聖人之意遠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解見前。荏，荏者，謂其體質不實，固觸物易著傷痕也。穿窬，牆以爲戶，謂之窬。禮，儒行，革門圭，窬者，乃是也。穿窬之盜者，謂穿窬牆爲其行竊之道，路如窬形也。

穿窬二字，又與前牆面相映，故繼以此章，兼見陽虎。仁義即是色厲之徒也。言君子之人，或有其作顏色於外，如氣志壯厲，以趨其義者，而其內實荏弱，不能自奮者，譬諸小人之行，乃穿窬之盜之類。

者也。蓋彼其爲分，宜當正牆面而立，而以行剽竊，強穿取道故也。噫！詩所謂有珣面目，視人罔極者，亦若斯人之謂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背其衆所同從之方，而內自畫以居之稱。原者，與愿同，而自安卑污，阿世巧逐俗者，以勸厚謹，蓋鄉人之愿，而非君子之愿者也。賊，解見前。此章之旨，孟子論之詳，當宜併看。

賊亦盜之類，又與前好信之蔽相應，故此相次也。夫厚謹者，行以從道義，則可得以成其德者，而此乃剽奪忠廉潔，以爲合同世俗之具者，是奪其厚謹於其半途，令不得以成德，故曰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塗者自此造彼之所由之路棄者以擯出

諸其所庸之外之稱道聽者猶云為行路上之語而以聽之也蓋不以深切體認之心聽之也塗說者謂其人已聞則亦宜以從而未果行且以其義文之於口故謂之塗說也

前章鄉原賊於德而以飾之卑行者而此章乃取於道而以為言說之資者其義相類故以相比也夫所謂德者無他唯以其心所知善者不使血氣之慾抑塞而發以見諸行即謂之德也今是人道聽塗說乃已知其義之為善者即是有可以從之實者也然乃不能體驗親履之而徒文之於口而已矣按古之言德行並皆欲默存之默存之則必

以行從之乃得以成其德矣今若先發之於其言則己心以是自足而難復能從之故曰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德之賊德之棄槩皆鄙夫之事矣故此更次以夫子備說鄙夫情態之言因以見夫子避陽虎之旨也言鄙夫之所為皆無不為彼外榮謀者矣此其所主者不在於內而在於外也是以外物之得失日擾其慮爭馳競騖以變其行於是見人於其所爭之地則劫而奪之見人於其所競之地則格而

拒之見人之致之者則喜見人之欲之者則怒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言患於欲得而難得之之事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患於恐失而將失之之事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言雖諸邪惡非義之事亦皆能至為之也與鄙夫同事君則彼貪其榮寵而嫉我材能蓋希不遇其害矣故曰可與事君也與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解見前肆者其行不循軌而出諸其外之謂蕩矜

解並見前廉者持己以其分偏而以相承乎微出之之所之名也忿者心以彼之難與合而作慢之稱也戾者物之為來以越其所當止之處為心之稱也

○此章立言之旨亦不在言古之三疾而在言今之三疾今之三疾即前章鄙夫之三疾也曰古者民有三疾者古時天下之民徃徃苦彼三疾難與道合者而以今視之彼猶為各因其本質有疾者矣夫子之時俗風愈下更加儇薄則彼尚賢於此矣故曰今也或是之也蓋言今俗薄惡更甚則彼古之三疾尚可懷之而恐亦或已也蓋古之民或苦其肆行不與禮合或苦其自守過潔或苦



其過直少和婉之致然彼皆因其質之樸實而然者爾如今之民蕩而無守忿戾而以立威稜詐而以行其私者則此皆牽於外物以自蔽害其內德者而其相去之差殊遠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本出學而篇而編錄者欲以發前章云詐不如愚直之旨故重復置之且以見陽虎是巧言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章乃明巧言令色為可惡之故也詩云巧言如

簧俾躬處休又云令儀令色然則巧言令色本亦非君子之所鄙者也然而有德之士用以脩之其敬則可而小人用以飾之其偽者反足以亂德惑人以此章所惡在其亂惑推之則其義可以見矣惡紫之奪朱者言君子之所以惡紫色不以爲飾者以紫色與正服深朱色者相類而以相襲則以其色相亂使正服色不得明其絲故惡之也惡鄭聲之亂雅樂者言君子以雅樂教邦民茲歌諷誦而鄭倡淫哇之聲未以放逐則恐邪混妨正故惡之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言口舌便利之人言非

類是舉邪亂正使聞者惑其所從國君至以亾其社稷大夫至以覆其家故惡之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以下二章見夫子舍言率取教實之義又以與前利口覆邦家之旨為反映且以見夫子不答陽虎之旨也子曰予欲無言者蓋夫子自明其教入唯欲以文行忠信四者而如別有所言喻非其所欲也子貢長於言語嘗謂必有言語然後其道始得通達因聞夫子欲無言以為若果無言則恐夫

子之道隱晦而小子輩無所傳述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也殊不知言語雖至矣要非其實也若欲教立德施而以仁斯人則無如見其文思於力行之以益其化矣天之不言以四時為其行而百物得以遂其生焉則教化所由成之致可以知矣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言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可尚也曰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謂人必自得以通其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據此哀公使之

則孺悲時已仕於朝而其見夫子或不以其所學之禮事之故夫子惡之當其欲見之時辭以疾也

此章乃夫子以其躬行示教之事也孺悲欲見孔子

子來在堂孔子在室內辭以有疾而不見及其將

命者出室戶之時夫子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蓋

夫子恐孺悲或不悟其不欲見而託以疾之意故

鼓瑟使聞以知其實非以疾故謝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

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七月也親始死孝子勺水不入口三日既殯居倚廬

服三升布衰始食粥三月既葬受以成布疏食期羊

小祥服練始食菜果居室再期大祥服緇始食醢

醬又問一月而禫服除始飲醴酒食乾肉是居喪之

制也壞者物不自持而損於形之稱崩者物之盛平

彼者離解而以大墮之稱燧取火之木莊子云木與

木相摩則然木中有火鑽之則發周禮司燹氏云四

時變國火而秦漢已後惟春名改火以建辰之月火

昏見于辰友司燹季春出新火令民家盡息舊火此

清明寒食所由名也後漢禮儀志云歲惟一火改火非

古矣今按恐周禮所言或出詆妄也蓋宰我舉穀易

火改之事欲據此二物每期一新之義而以就中已期

可之說如有一每時改火則鑽燧之言其義無當故知周禮之詆妄也

此章宰我之問，謂三年之喪期之久者，蓋為懼禮樂之崩壞也。而夫子責之以不仁，其辭不復涉禮樂之事，乃知禮樂雖可崇尚，而至情大素，尚是為重矣。又此與前章欲無言之旨，事雖不同，而義甚相類，所以相比次置之也。凡君子平常以禮樂為事業，記所云讀禮及琴瑟，不去身者，並謂其事者而居喪三年間，二者皆廢絕，不復為之，則禮文之以義貫攝者，遺忘放散，失其統緒，猶土之解判，弛墮以失其成形，故曰壞也。樂文之以聲和協者，荒忽畔渙，失其適會，猶山之形潰勢分，以頽其所封。

故曰崩也。舊穀既沒者，言去年所收之穀，民食之既盡也。新穀既升者，言今年所收之穀，即登熟為食也。鑽燧改火，亦改去歲所用之火也。夫子食稻衣錦之間，言如爾所欲者，則將以夫三年食稻衣錦者也。汝豈謂之安乎？汝已發前言，則其必曰安果安之，則當為夫期喪之制，而以不從三年之制耳。君子之居喪，唯以其思慕之心，久之不已，故不忍遽自食甘，居安以變夫毀瘠之節也。而今女安之，則當獨自為夫期之喪耳。其意蓋惡而外之也。宰我見夫子之不悅，故不敢久坐，自退出戶外而

夫子懼門人或有惑宰我之說者故更復因責宰  
我之言以明三年之喪必不得改其制之義也三  
年之喪似過厚者而其實非過厚子生三年父母  
出入腹之然後始得為人焉矣夫父母己不愛夫  
三年於其所鞠養則子之於其致思慕居哀瘠以  
報之義亦不冝愛三年况親子之愛固出於天倫  
之至情者乎是以先王立之以為天下執喪之定  
制自天子至庶人皆依之而宰我獨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豈不異乎夫人道唯仁與義而安義者  
仁成仁者義而宰我獨不能安夫義者故曰予之

不仁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博戲局也二曰博蒲今之雙六其遺法奕圍棋也三百六十一子相攻圍

為輸贏者又按君子平常以禮樂為業亦以防其流之逸慾者耳是以君子三年喪不敢以此易彼也

此篇前言禮樂之不可不學而中明禮樂之當採  
其實至此乃接以此貴用心之章寓意深矣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與前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其意  
頗相類而此言飽食者蓋又有罪其徒居素餐之  
意難矣哉者言難以為成人也不有博奕者乎言  
小人輩所知豈不有博奕者乎蓋博奕本鄙惡之

事耳、雖然為之者、猶為有所用其心者、乃賢乎已而不為一事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此章子路尚勇之旨、與前無所用心者、義正相反、蓋彼為失於不及、而此勇而無義為失於過矣、編者相次置之者、乃欲以互救其偏、歸之中正也、而義為人倫之所賴、以各達其生、乃中正之所存也、是故勇非無可尚也、而苟不義以為率、則亦徒是暴戾恣睢耳、是故在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以其

強為治安、而或思起兵戈、即如公山弗擾輩、故曰為亂也、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則姦圖不軌、剽劫飽欲、即如陽虎輩、故曰為盜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訕者、身當祇受其事、而示人以己異、見之稱也、窒者、物拒當乎竅中、而不容、際通之稱也、微者、邀以要、請其所至之稱也、訐者、懼曲之屬、於己而因揭彼為短之稱也、此章明君子所惡、皆乃無義之行者也、稱人之惡者、蓋欲以擠其人者也、夫君子之於人、務隱其惡、

而揚其善斯爲能愛人矣抑人以揚己不仁者有之故君子惡之居下流者身方仰其所施予德澤而居之也居下流而訕者已承其澤而反以毀之不義者有之故君子惡之勇而無禮者任氣恃力不顧義倫凡蔑侮君親姦亂法紀者莫非若是之人故君子惡之果敢而窒者行之而不度其時言之而不顧望其人又用此拒禦以不容人言者也此其害人傷物廢事失宜者必多矣故君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者蓋欲因其所有惡以觀其守所不爲者也微以爲知者要諸其所未形而察以

求之也古云察見淵中魚不祥其意亦與子貢同凡微以爲知者其與人交常以猜疑爲心以逆詐爲意回曲矯誣指無全人矣子貢蓋常慕如子產放魚之事以爲君子之接物當以此爲其立心之所而今適遇夫子之間因發出爲對也下亦倣此不孫以爲勇者蓋謂尊長所在卑少者言皆貴遜讓爲其宜而獨好凌上厭尊敢恣不諱而自以爲衆之所不能而已能奮爲之者也訐以爲直者謂方彼我同見疑曲之時因推曲本於彼欲以令人謂我直者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

則怨唯者獨於此謂之而以絕他意之辭養者以置而生長之之稱也

此章夫子言女子與小人難養者其旨專主其不知義者而言之而編錄者置之于此者亦乃因以見夫子避陽虎之旨也言唯於女子與小人可以謂之為難養也欲進以勸之則遂驕傲狃肆不復遜順欲退以懲之則因又屈抑愠恚而怨我不情矣是其所以為難養也然而小人及其學道知義則亦成易使矣篇中言教化學習數章與此相反映觀之則思過半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禮云人生三十而壯四十而強

此章結前習相遠之旨也蓋四十乃強立不反之年其習熟至此則必已成矣於善於惡皆無不然但好學篤志者而後始躋於其上矣是夫子之所以好學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雖然此事本難望之中庸之間故曰其終也已言難復改移之善蓋如陽虎輩即是也夫子此言專亦以勉夫門人小子之辭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專述古賢人處濁世及當世豪傑遯澆俗之



事而以明夫子之道則稍有不同也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名啓商王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名啓餘比干王子名封子比名干二子皆紂諸父也去遜也罪人曰奴諍言曰諫死被殺也初微子母既生啓立爲后復生紂而啓賢箕子勸帝立

以爲嗣太史爭之謂紂后生子貴當立而封啓于微及紂即位無道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然武王不臨殷而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箕子比干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

三子之事異其所行而其重宗社愛骨肉以身殉其義之心則一故夫子稱之以三仁而後章無可無不可之言其義亦已根抵於此矣蓋微子不忍

與紂同滅以絕其宗廟之祀是以遜去箕子雖與比干同謀甘爲之奴而以冀紂之回心比干乃不忍見其不道致神怒民離之危難是以冒怒直諫以止其暴虐紂竟不悟施之刑戮命也然則三子之事易地則皆然者也此章主意在微子去之之

一句以與夫子行於齊魯相映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入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

邦士師獄官天子之士師是司寇之貳爵下大夫諸侯之士師士耳小官也黜者貶等以置之稱也

柳下惠爲春秋名賢而官止士師孟子所謂不卑

小官也。處卑賤之位，黜即當去。至再至三而不  
 去，不己辱乎？或人之間，蓋譏之也。柳下惠亦未嘗  
 惡夫三黜之辱也，而以爲當今之世，天下皆如吾  
 魯國之政耳。如惡黜辱而欲取榮進，則當枉道而  
 事人，則於魯國亦可以得志矣。况魯父母墳墓所  
 在之地，而父母宗族所世仕之邦乎？我何不爲之  
 于茲，而必去營求之他邦乎？此其視天下之國蔑  
 如者也。孟子所謂不恭者，以是謂乎？此又言不去  
 者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年三十有五。

是歲季孫意如逐昭公，魯亂。晉政衰，山東諸侯獨齊。景公稍振，夫子適齊者，蓋欲以得行道於天下也。

此章以見夫子之所行，大與柳下惠有不同也。景  
 公之待孔子曰：將比之於魯，亞卿之祿，蓋封以尼  
 谿之田之事也。據此，夫子能安於齊，則其可以富  
 貴終身矣。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景公之欲以  
 亞卿之祿待孔子者，亦徒欲餌夫尊寵之祿，以釣  
 孔子，而以誇耀其國華者耳。而夫子去父母之邦，  
 以適齊者，其志固在欲以得行其道，而非欲貴榮  
 以爲之也。此其所以行不復留之旨也。柳下惠不

為黜辱，易其操。夫子亦不為富貴，動其志。是其義之同者也。而柳下惠不求其直道之伸於他邦，而夫子乃求直道之伸行於天下，是其德之所以為大小迥異之別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者，將納也。

之，官中也。女樂，女子善歌舞者。時魯定公十二年，夫子年五十，有四，三日不朝，三日不聽政也。事見史記及家語。

此章以記夫子見道不行，輒去其國，亦大與柳下惠有不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此時楚昭王聘夫子，

夫子適楚，有狂士名接輿，迎夫子之車，歌之，以諷。故曰：過孔子，而後文又曰：孔子下也。鳳，靈鳥，今者語有所替也。

此章記當時又有豪傑之士，超然高邁，不屑就仕，汙濁之世，猶如柳下惠所見者，反譏夫子之求合不已，而以為不知時機者，而因以見夫子之道與此輩不同也。鳳兮鳳兮者，言夫子之德，譬猶禽之有鳳也。何德之衰者，言然鳳當出於德盛，文明之世，何其當德衰文壞之世而出也。蓋為夫子惜其

不遇時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言夫子乃不知引避，嘗遊四方求遇，是誤也。然既往之事，無由諫之，而將來之事，猶可追而改之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言夫子當已其所求，無所仕而可也。觀今世從政者，皆為踐危轍之人，乃皆將顛墜失之者也。夫子下者，聞其歌而知其非常人也。遂為之下其輿，蓋欲與之交，言以辨其義，不可不為之故。而接輿不欲與夫子酬對，以更盡其言，故趨而避之，是以遂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桀溺，皆楚人也。二人蓋雖避世，迹而其高拔之節，人皆知其賢，稱其名，而夫子亦素聞其名，方其過之時，見其人，又不以限制之稱也。耰者，覆種也。不輟，不停也。憮者，非心之所期，而相受之貌。

此章乃見夫子營營於世之志也。夫子見其耦耕

而知其奇特之士也。欲借問津以觀其人，於是使子路問之。而長沮亦意問者，非常之人也。因先問夫執輿者為誰也。蓋子路下車，夫子代執輿也。長沮曰：是知津矣。中庸所謂聲名洋溢於四海者，而長沮素知魯有夫子，而周遊列國，未有所遇，故云。此乃奔走四方之人，自知津處，此語甚含譏諷。子路已知長沮之不可復問，故更問於桀溺。而桀溺已知仲由乃復問孔丘之徒者，亦譏失所從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者，言當今天下無貴無賤，皆是越禮僭度之人也。而夫子之於人所遇，一有非禮。

文即避去之，欲以他邦所遇者易之，而不知他邦亦無可易者也。故曰：誰以易之也。而子路也，辟人之士者，指夫子也。辟世之士，自謂也。擾而不輟者，極見其不肯告之意也。子路已知二子終不肯告，而故行而遂以二子所言意皆深含譏諷告之也。夫子聞言，知其賢，然而二子已無言，可以轉其志，從斯道矣。故憮然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天下滔滔皆是者，良如桀溺言然。雖越禮僭度，亦人也，非鳥獸也。吾已不可與鳥獸同群，則自不得不周遊于此。且天下滔滔者，亦

因天下無道故也。若使天下有道，則彼必人人有禮義矣。而吾豈復有易之之事哉？蓋夫子憂世，閔俗而欲撥亂反正之意，深至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高年曰丈人杖柱杖也以

杖荷蓀荷有負也蓀芸田器也除草曰芸也

此章荷蓀丈人亦長沮桀溺之流而觀子路斷語則孔子不為夫數人之行而營營四方之義見焉故復錄之也從而後者從夫子在途追隨不及也子見夫子者問前途去者之遠近也四體不勤者蓋諷其所問無禮貌也五穀不分者蓋諷其不辨長幼之節也孰為夫子者言子不敬老不執禮如此尚以誰稱夫子乎植杖而芸者挿其杖于地執蓀以芸也子路聞其責己懼失敬老之禮故悚然起敬拱而立也丈人感子路敬己遂留客授餐止

者止其行也殺鷄炊黍者丈人意亦重子路也使  
其二子出見報以敬長之禮也明日即止留之明  
日行及夫子因告其所聞見夫子以其善知長幼  
之義故知其人去仕而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者  
其意蓋欲使其更見之以探知其蘊蓄也至則行  
矣者比子路復至則丈人已他出竟無所得而空  
還也子路曰已下因夫子以爲隱者遂自述所見  
以毀之也不仕無義者言丈人已隱退田野而不  
仕是無義也長幼之節以下言然視其感己之敬  
之及見其二子之事則彼雖不仕而亦已知長幼

之節不可廢者也長幼之節已不可廢則於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哉彼去其仕而隱者是徒懼  
居亂世以污其身耳然此豈非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者乎亂大倫者蓋言棄其君臣者而謂之善則  
其弊必以惑衆人而害世教也君子之仕也以下  
因又論君子不可不以仕之義也言君子之求其  
仕者蓋亦以爲士者有不可一日無君之義故不  
敢安逸以載其幣於四方乃欲行其義者也不然  
則當今之世天下益失紀綱先王之道不可得復  
行者君子固已知之矣求仕者非爲之而求也長

沮桀溺楚狂接輿及此荷蓀丈人之徒徒以道不可行于今而識夫子皆未知斯義故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者物以當在其處而脫出之稱也民者對天之稱也伯夷叔齊柳下惠事並見前朱張未詳其人少連夫子曰東夷之子者也其行事今不傳矣意亦與柳下惠相類者故夫子並言之也虞仲據史記太伯仲雍同奔荆蠻太伯自立為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為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則虞仲是仲雍之曾孫

也如其行事未詳夷逸蓋伊尹以其音近轉也孟子萬章篇以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並論之指其旨全是據此章而以立其辨者則夷逸是伊尹之轉音者甚明矣中者物之性適會於此所志之處之稱倫者彼此物遞相銜依以成其位者之稱慮者深念以及其委曲之稱

此章乃見夫子與諸逸民行誼不同也逸民者謂自行其志而遯世不悶者也不降其志者乃孟子所謂所謂不屑就之類是也不辱其身者乃屈原所謂新浴者振其衣之類是也蓋伯夷叔齊自守其道而不合不仕又恥居其非位故云爾也柳下惠非不欲其道之行而雖非其君而且立其朝雖遇其黜而且居其位而曰焉往而不三黜行中慮也又



曰何必違父母之邦言中倫也其斯而已矣者言柳下惠少連之行欲品隲之者前言盡之更無餘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不愛是身中清也初事於夏桀惡其凶虐而去之是廢中權也孟子云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是所謂隱居放言也我則異於是者言如夫子所行則與夫七人之行不同也無可無不可者孟子辨之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蓋道者存乎天下矣士當身任以弘之矣如守不降辱則與夫天下之道絕矣安居降辱則天下之道無所任矣隱居放言則何以弘之故曰無可無不可如易云天地閉矣賢人隱矣者乃亦謂無道之邦不可居住焉者也耳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飲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

於海

大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亂正聲以悅婦

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舞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

奔走逃亡，人于河海，齊楚蔡秦皆殷時已，有此國名，周武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文王諷于蔡原，見于國語，太公封齊，有核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見于說苑，可見皆先有其名，而因以封之者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餽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或承殷禮而為之，亦未可知也，大師樂官之長也，鼓擊鼓者，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者也，少師樂官之佐也，擊，干，鐃，鈇，方叔，武，陽，襄，皆其人名也。

此章乃記去無道之邦者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公，文王子，名旦，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施，當作弛，猶云遺棄也，親，親族也，故舊者，先世舊臣，或微時知己，大故，惡逆也，棄，擯去也。

也

此章乃專為末句有無求備於一人之語錄之，而以結篇首殷有三仁之義，又以戒學者無以其與孔子異，而妄議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諸賢也，不弛其親者，言君子博愛，當自其親始，而使不弛，然離違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言大臣者，社稷所倚重之臣，當以朝夕延接，虛心咨謀，不然猜疑離間，每多拒違，非所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者，人情唯不忌其故舊，則敦厚之義立乎此矣，若或舍舊好新，則事皆屬輕躁浮競，而諸暴亂之行。

皆起於此矣。然故舊尤易遺棄，蓋人有嗜好，而事尚適會者，人情之常也。是以今日之所好，非復前日之所好，於是前日所容者，今或不可忍，所以新歡易就，而故舊易棄，是以君子之於故舊，一期以無大故，則不棄者，亦自養其重厚之道也。無求備於一人者，言人心不同，如面，雖其於材德，亦皆莫不以然。苟舉其偏短，以責其人，則天下必無全人矣。是以夫子道與伯夷不同，而嘗許之，以仁般之。三仁各異其所行，而亦皆稱之曰仁矣。君子之於人，苟有一長，則期舉之，亦乃寬以容衆之道也。周

公以此教伯禽者，蓋欲其治魯政，一以此為法，故告之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駟。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據此則八士皆以南宮為姓者。而汲冢周書頗多荒忽，難全徵信。未知果然乎否。姑錄此以博異聞云。

此章疑亦乃皆各異其材，能行誼，而又皆各足稱之為士者，故編者錄此，以承前章之後，以結一篇之旨也。然今其事不傳，不可詳考。

論語繹解卷之九 終

